

诗三首

□ 汪继军

爷爷的抗战

爷爷真的老了
他已经很少说话
千年冰雪不融化
掩不住珠穆朗玛
爷爷曾经年轻
热血为民族抛洒
面对入侵强敌
爷爷留下心口的伤疤

看着爷爷的白发
想起珠穆朗玛
长江长呵黄河黄
全在他心里住下
九百六十万国土
五十六个民族
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

山河永存续
历史不会老
以史为鉴励后世
爷爷的伤疤会说话

心中的故乡

春风吹酥了板结的土壤
长路边两行挺拔的白杨
大路朝天遥遥远
路尽头处是故乡
家屋西去二三里
老家菜园里种着父亲的希望

冬雪飘落灶房里年夜饭飘香
炉火映红老母亲的面庞
家乡童谣犹在耳
母亲乳汁最营养
声声滴滴尽入心
炊烟呵象母亲招唤我的手掌

山不高石头坚强
水不宽河水清凉
乡音拙乡情真切
我的心里流淌着热血故乡

慈孝一家亲

慈是蓝天上的白云
慈是冬日里的阳光
慈是过不去的沟坎上
父母架起的桥梁
慈是最抗饿的煎饼
慈是小米粥的营养
慈是暗夜迷途的儿女们
看得见的老家灯光
父母慈祥父母慈祥
慈祥是乳汁
慈祥是教养
慈祥是最养人的五谷杂粮

孝是父亲的花镜
孝是母亲的拐杖
孝是父母病床前
儿女手里的那碗汤
孝是遥远的问候
孝是近旁的侍养
孝是年迈的老父母
内心最大的希望
儿女孝顺儿女孝顺
孝顺是扶持
孝顺是侍养
孝顺是老年人的幸福时光

儿女都孝顺
父母都慈祥
慈是阳光孝是花
上慈下孝才是幸福的家

蒋超这个名字,在老百姓中很响亮,她是一位医生。确切地说,她是一位针灸推拿专家,全国各地都有经她那双手治愈的患者。

今年四月初,我因为颈椎病,乘早班BRT从枣庄老城赶往市立医院新城分院,寻求蒋超的治疗。当我八点过一点到达新城分院时,理疗科四个诊室的病床上已经躺满了病人,蒋超和她的团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挂了号,排在第二轮的第五号,于是就在长长走廊的连椅上坐下等候。

我认识蒋超是1998年,那一年我患上肩周炎,足有半年时间抬不起胳膊。听同事说蒋超能治,我第二天立即去市中区医院理疗科,蒋超那时候三十岁出头,是理疗科主任。我是上午九点多钟过去的,搭眼一看,黑乎乎满满的人。我被安排在靠外间的一个病床上等着,就见蒋超一边忙碌一边不停地给病人说着话,关切地询问病人的情况。有一个老太太哭了,说好几十里地,儿子把她送过来就走了,也没给她钱。蒋超听罢便高声大嗓地骂那个当儿子的不是个东西,骂过了,又安慰那个老太太:“你就是没有钱,我也得给你治病。中午饭不用愁,我买给你吃。”老太太还是哭,说要是那个畜性不来接我呢?蒋超发怒了,想了想说:“实在不行,你临时就在这门诊病床上住,晚上在这里

过夜。你千万别哭,我最听不得人哭。”老太太于是不再流泪。

那一次,蒋超一连给我作了十二天针灸,每一次从肩膀到手腕,总得下四十多针。我的右臂完全康复!在那十二天之中,那位老太太始终在同一张病床接受治疗,她安静多了,随着病情一天天好转,虽然嘴里还骂着儿子那个“畜性”,但更多的是高兴和愧疚。她总对蒋超说:“叫我怎么报你的大恩大德呀!”蒋超对她说:“不要报我的恩,等你那个不孝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我非治改他,让他孝顺你不可!”后来听说,老太太那个“畜性”终于来了,蒋超将他好一顿痛骂。

我与蒋超相熟是2014年的春天。大概是2010年,我患上网球肘,还是那条右臂,曾经听人说蒋超去瑞士行医了,我于是去看西医,打封闭针。倒是好得挺快,但是不能负重,经常犯,犯了就再去打,几年中打过六七次封闭。2013年冬天,疼痛从肘部延伸至上臂和肩膀,打封闭针也不怎么管用了。可不打怎么办呢?熬了一个冬天,到了2014年春天,又去打封闭。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说你怎么不去找蒋超?听她这么说,我才知道蒋超已经从瑞士回来,在新城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了一个理疗门诊。

第二天见到蒋超后我自报家门,说我是她曾经治愈的患者,蒋

□ 王庭芝

超很热情地安排人给我排上号。

我原以为还像九八年那次一样,我的病只需要针灸,没想到这一次增加了许多新方法,除针灸之外,还有烤电、电传、拔罐、按摩、小针刀。我始终没看到小针刀是什么样子的,只是感受到了一一在针灸等各种方法施过之后,蒋超一边给我说着话,一边就一刀一刀下去了。第四次又去,在一套治疗之后,蒋超在那个仍然疼痛的位置下了一刀,疼得我叫了一声,而我的病痛经过第四次治疗之后完全消除!我原以为我的右臂会残废的。

年老病多,今年三月底我颈部疼痛,不能低头,走路有些发飘,在附近医院做过几次理疗,效果不明显。磁共振检查显示,我的五、六、七椎间盘向后方突出,压迫硬膜囊。于是我第三次找蒋超治病。听别人称她“蒋院长”,我才知道五十二岁的蒋超现在是新城分院的副院长。

问过症状,蒋超开始给我下针,我感到我的后脑勺和颈部、肩部下满了针。给我下完针,蒋超走向下一位患者。理疗科的四个病室,大约二十多张病床,这些病床上的病人她都要挨个儿诊治。

为我起针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女护士起了针,为我做按摩。当她的手触碰到我大椎左侧的骨骼,我疼得无法忍受。她说这地方得让蒋院长来治。直到蒋超

从别的病房过来在我疼痛的部位又用了小针刀。放下小针刀,蒋超用双手搂起我的脖子,告诉我放松身体,然后她先是向右扳了一下,又如此这般向左扳了一下,没有任何疼痛,只听得颈关节轻微的“咯嚓嚓”的声音。蒋超让我试试怎么样,我说我能低下了。蒋超又让我平躺在床上,说是给我整一整。我在床上躺下,不敢睁眼看,只觉得蒋超的手在我身上轻轻施力,我的腰背部分别有两条几乎相接的横斜线发出细微的震颤声,那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我听到蒋超又去给别人治病去了,这才睁开眼,从床上起身,问蒋超:“蒋院长,我的做完了?”蒋超说:“做完啦。”我想这些就是所谓的“整骨”了吧。蒋超对人体骨骼经络的操控简直出神入化!

这时早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而病床上还有趴着的患者,蒋超仍在忙碌。其他大夫护士开始轮流到食堂吃饭,我也去了食堂。我快吃完饭的时候,蒋超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和她上午治疗的最后一位患者一起来到食堂餐厅,这时已是一点多钟。

孔子说:人者,仁也。“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范,最高标准,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古以来,中国人尊崇行医的人,把最高的荣誉“医者仁心”奉献给天下医者。蒋超无疑是仁心医者中的一个典范。

春的色彩

□ 于歌

春的色彩,一直是多样的,古往今来,在时间的长河中,多少文人墨客挥毫写下自己眼中春天的颜色。那一首首诗词歌赋,像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让我们读到时,在内心掀起层层波澜。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眼中,春天都有不一样的瑰丽,仿佛是不同形式的画,无论水粉、白描或油画,总有一幅会拨动你我的心弦。

在我的眼中,春天像一幅油画。

不需要任何的点缀和粉饰,春天的气质掩盖不住,活力四射又生机盎然。无论是春风、春雨还是春草、春花,每一样都是那样精致,宛如最高级的工匠量身打造。从早春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都是那样妙不可言,怎能不叫人心动?在春日中,金色的阳光正明媚,绿草红花仿佛是春姑娘的画作。或许在这春的画卷中,还会有三两只蝴蝶、蜜蜂和雀鸟,在房前树上,翩翩地围绕着花草阳光,欢快地浅吟低唱。这样一幅绝美的油画,谁人不爱?

春天里最美的,还数那层次分明、变化多样的绿。草叶是嫩绿,新枝是碧绿,湖水的波纹也是层层透绿……这样深浅不一的绿也只有油彩能够表现了。如果你到户外去,放眼望去,眼前定会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的郁郁葱葱的绿,就连那“吹面不寒杨柳风”,也是带着绿色飘过来的。

万紫千红是春天的另一大特征,让春的色彩更加丰富。花朵们不紧不慢的在花苞里梳妆打扮了整整一个冬季,才慢慢悠悠地掀开面纱。从纯白到鹅黄,从嫩粉到深红,没有一朵花会不在春日里明艳地大笑,豪迈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梅花、菊花与荷花,肯定在背地里不甘心,暗暗谋划着要在自己

的季节里王道的博回一把吧。

在春天,偶尔会遇上贵如油的春雨,淅淅沥沥的雨滴会让春天这幅油画变得更加色彩分明,让人心旷神怡。在我的眼里,春天就是一幅油画,或许在其他人的眼中,它还有着多姿多彩的不同吧。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一个让人灵魂升华的

季节,我热爱这个美好的季节!

“春天不是读书天”,让我们在明媚春日,走出门去,到公园,到田野,到乡村,去看看去感受,尽情描绘出属于我们的春天的色彩吧!



献给伟大的母爱

□ 牛飞雁

下,却存活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包褥的手心里还残留着这样一条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生死抉择时义无反顾的留言,无论我的母亲、你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將生的希望留给孩子,死的必然留给自己。是故古人云:生为人子,纵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绕须弥山百万匝,血流如注,亦难报答母恩于万一。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岂区区八字所能言尽!

可怜天下父母心,除舐犊之情,吐哺之爱,儿女之成人,自生至长,生则养之,养则教之,俾其望圣成贤,有所树立。由是观之,

母爱之相夫教子,责任何重;其裨补于家国天下者,其莫大焉!《梵网经》云:“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人皆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又云“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制止一切恶,落实一切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使其居无所忧,行无所虑,常因子女之德政而荣耀,不为子女之违法而蒙羞。其孝顺之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乃至生荣死哀,庶可无忝所生而后已。

“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咱的妈!”当此母亲节再度莅临之际,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安乐吉庆、福寿康宁!